

「他生命的驱动力是渴望看到天主的旨意得以实现」

圣施礼华于1992年5月17日被列入真福。 以下是枢机主教若瑟·拉辛格 (Joseph Ratzinger) 在1992年5月19日于罗马圣宗徒大殿举行的谢恩弥撒中，为施礼华列入真福而发表的讲道。

2024年5月17日

圣若望难以明了的《默示录》骇人地向我们诉说着历史的过去和未来，却又不断撕开分隔天堂与现世的面纱，让我们看到天主并没有抛弃世界。无论某些时刻有多么大的邪恶，最终天主的胜利是肯定的。

在现世的苦难中，我们仍然可以听到更响亮的赞美之歌。在天主的宝座周围，有越来越多选民的圣咏团，他们的生活——在忘我中度过——现在已经转变为喜乐和荣耀。这个圣咏团不只在来世歌唱；它是在历史之中准备好的，同时又在历史中隐藏起来。从宝座（即天主的宝座）发出的声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：「天主的众仆人，凡敬畏他的，无论大小」（默19：5）。这是劝告我们在现世上尽自己的一份力量，从而开始属于永恒的礼仪

施礼华的列真福品告诉我们，这位二十世纪的神父也是赞美天主的行列之一，而今天的读经也与他有关：「并

使成义的人，分享他的光荣」（罗8：30）。得享光荣不仅是将来的事；也是已经发生的事：列真福品提醒我们这一点。

「天主的众仆人，无论大小，..... 请赞美我们的天主罢」（默19：5）。在《默示录》这从宝座发出的声音，若瑟玛利亚·施礼华看到了他的使命，但他并没有仅将其应用于他自己和他的生命中。他认为他的使命是传达这些来自宝座的话语，让这话语在我们这世代被听到。他邀请大人物及小人物来赞美天主，他自己也正是以这样来赞美天主。

若瑟玛利亚·施礼华很早就意识到天主对他有一个计划，他应该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一项任务。但他不知道这个任务是什么。那么，他怎样才能找到答案呢？他可以去哪里寻找呢？他首先从天主的话语开始，即圣经。他读《圣经》时，不是把它当作一本过去的书，甚至也不是一本有问题要讨论

的书，而是把它当作今天对我们说话的当下话语，当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的话语，以及我们在其中出现的话语。我们必须在当中寻找自己的位置，才能找到自己的道路。

在这次寻找中，他特别被巴尔提买的故事所感动，巴尔提买是一位瞎眼的乞丐，坐在通往耶里哥的路旁，听到耶稣经过的声音，开始大声呼求他的怜悯（谷10：46-52）。当宗徒们试图叫瞎眼的乞丐不要作声时，耶稣转身问他说：「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？」巴尔提买的回答是：「师傅，让我重见光明吧。」

施礼华在巴尔提买身上找到了自己。

「师傅！叫我看见！」他不断地祈祷：「让我知道你对我的旨意。」人只有学会看见天主，才能真正看见；只有当一个人看到天主的旨意并愿意同意它时，一个人才开始看到天主。施礼华一生的真正驱动力是、并且仍然是渴望看到天主的旨意，并将自己的

意愿置于天主的旨意之中。「愿你的旨意行于地，如在天上一样」（玛 6：10）。通过这种渴望，通过这种不断的祈祷，当启示的时刻到来时，他准备好像伯多禄那样回应：「老师，..... 我要遵照你的话撒网」（路 5：5）。

他的「是」的大胆和冒险精神丝毫不亚于伯多禄在加利肋亚海经过一夜的捕鱼，毫无所获后所说的「是」。西班牙当时对教会、对基督、对天主都充满了仇恨。当天主将撒网的任务交给他时，一些人想将教会在西班牙消除。但作为天主的渔夫，他一生不知疲倦地将网撒入我们历史的水域，为的是把大人物和小人物都吸引到光明中，使他们能够看见。

天主的旨意。保禄对得撒洛尼人说：「天主的旨意就是叫你们成圣」（得前 4：3）。天主的旨意最终非常简单，而且其要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：神圣。而且，正如今天的读经

告诉我们的，圣洁意味着与基督的肖像相同（罗8：29）。施礼华认为成圣不仅是个人的使命，最重要的是，也是其他人的任务：灌输成圣的勇气，为基督聚集一个兄弟姐妹的团体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圣人一词经历了危险的减少，即使在今天这种情况仍然一样。我们想到祭台上描绘的圣人，我们想到奇迹和英勇的美德，我们认为这是为少数选民保留的东西，在他们之中我们是少不可数的。这样，我们把圣德留给那些少数不知名的灵魂，我们就满足于现状。施礼华使人们摆脱了这种精神上的冷漠：「不，成圣不是例外，而是平常的事情，对每个受洗者来说都是正常的事情。它不是由无与伦比的英勇事迹组成，而是有一千种形式；它可以在任何地方、每个职业中实现。这是常态。它的组成是：将目光投向天主，并以信仰的精神塑造它，过你平常的生活。」

为了这一使命，真福不知疲倦地走遍了几大洲，向人们讲话，以便向人们灌输成圣的勇气，即无论生活将我们置于何处，作为基督徒的冒险精神。因此，他成为了一位实干的人，按照天主的旨意生活，并号召他人遵守天主的旨意，但他并没有成为一位说教者。他知道我们不能自我证明；因此，正如爱的前提是被动性的被爱一样，成圣也总是与被动因素联系在一起：同意被天主所爱。他创办的是 Opus Dei（天主的事业），而不是 Opus nostrum（「我们的事业」）。施礼华的事业并不是试图创办自己的事业：他无意为自己建造一座纪念碑。「我的事业不是我的」，他可以并且有意这样说，来效法基督（参见若7：16）：他不想做自己的事业，而是想给天主空间去完成祂的事业。当然，他也很清楚耶稣在圣若望福音中对我们所说的话：「这就是天主的事业——信德」（参见若6：29）——也就是说，把自己交给天主，以便他可以透过我们采取行动。

这样，就与另一个福音短语有了进一步的认同：今天福音中伯多禄的话变成了他的话：Homo peccator sum，（我是个罪人）（路5：8）。当我们的真福意识到他的生命就是大量的鱼获，他像伯多禄一样感到害怕，因为与天主想要对他和透过他所做的事情相比，他是多么渺小。他形容自己是一个「没有基础的创办人」和一个「不够好的工具」；他知道也很清楚，他不是做这一切的人，他也做不到。相反，是天主透过一个似乎完全不够好的工具来行事。最终，这就是英勇美德的含义：所发生的事情只有天主自己才能做到。施礼华认识到自己的痛苦，但他把自己交托给天主，没有考虑到自己。他没有问自己和自己的事，而是将自己置于天主的支配之下，以实现祂的旨意。他本人总是谈论他的「傻的行为」：关于在没有任何物质资源时开始，关于在不可能的情況下开始。这些看似傻的举动，他必须敢做，也确实敢做。我想起了他伟大的西班牙同胞米盖尔·德·乌

纳穆诺（Miguel de Unamuno）的话：「只有傻瓜才会认真行事，聪明人只会胡说八道。」

他敢于成为天主的唐吉訶德。在当今世界，教导谦卑、服从、贞洁、淡薄财物、无私，这难道不是太异想天开吗？天主的旨意对他来说是真正的合理性，所以表面上不合理的事情的合理性逐渐得以显现。

天主的旨意。天主的旨意在世上有一个确实的位置和形式：它有一个身体。在祂的教会中，基督保持一个身体。因此，服从天主的旨意与服从教会是分不开的。只有当我将自己的使命纳入教会的服从中时，我才能确定自己不会将自己的想法误认为是天主的旨意，而是真正在听从他的召唤。因此，对施礼华来说，服从圣统制教会并与她合一始终是他使命的基本标准。这里不存在权威的实证主义：教会不是一个权力体系；她不是一个由于宗教、社会或道德目的而自我构思的

会社，而最终她可以由其他更与时俱进的东西代替。教会是一件圣事。

这意味着她不属于自己。她不做自己的工作，而必须为天主的工作服务。她必须服从天主的旨意。圣事是她生命的真实支架。然而，圣事的中心是圣体圣事，其中耶稣身体的特征最直接地触动了我们。因此，对于我们的真福来说，教会性首先意味着以圣体圣事为中心的生活。他热爱并宣扬圣体圣事的各个方面：作为对主的崇拜，在我们中间；作为一份礼物，他继续将自己奉献给我们；作为牺牲，正如这句话所言：「牺牲与素祭，已非你所要，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」（希10：5；参见咏40：6-8）。基督之所以能够被分送，只是因为他牺牲了自己，因为他完成了爱的出谷，并奉献了自己，并且仍然奉献着自己。只有当我们进入爱的出谷，只有当我们成为祭品时，我们才能相似圣子的肖像（罗8：29）：没有苦难的「服

从」，就没有爱，它改变了我们，使我们变得开放。

当施礼华两岁，他面临生命危险——医生已经放弃了他——他的母亲决定把他奉献给玛利亚。她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将孩子带到托勒斯特的圣母朝圣地，将他托付给圣母，让她成为他的母亲。因此，施礼华一生都意识到自己处于圣母的庇护下，圣母就是他的母亲。在他的办公室里，面向门的是瓜达卢佩圣母画像。每次他走进那个房间，他的第一眼都会落在那圣母画像上。这也是他最后看到的一件事。在他去世的那一刻，他能够进入自己的房间，在死亡降临之前抬头仰望着圣母的画像。

当他弥留之际，刚敲响了三钟经的钟声，宣告了玛利亚的应允fiat和我们的救世主降生成人的恩宠。在这个在他生命自开始就果断引导他的标志下，他也回到了家乡。让我们感谢主，为我们这位当代的信仰见证者，

为这位不知疲倦地宣讲他旨意的使者，让我们祈祷：「师傅，叫我看见。 予我也能知道并遵行你的旨意。」

CC BY 2.0, <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/index.php?curid=77871816>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
automatically from <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Ta-Sheng-Ming-De-Qu-Dong-Li-Shi-Ke-Wang-Kan-Dao-Tian-Zhu-De-Zhi-Yi-De-Yi-Shi-Xian/> (2026年1月21日)